

私 會 前 夫 唐 納

江 青 艷 史 之 十 五

● 劉 昌 博

小 景 下 毒 報 復 江 青

江青的病情惡化、經醫師們診斷，可能是藥物中毒；而太行山的第一二九師野戰醫院設備簡陋，一時無從檢驗出到底是中的何種毒藥？群醫無策，難以對症下藥。

這下子，劉伯承和鄧小平緊張了，擔心江青在他們的游擊區內出了意外，如何向延安的毛澤東主席交代？於是，緊急下令，清查師部可疑份子，倘若「國特」下毒，揪出來後，要碎屍萬段，以洩心頭之恨。

汪榮華（劉伯承的妻子）坐立不安、浦瓊英（鄧小平的妻子）焦灼萬分；因為，她們兩人是負責接待江青的女主人。尤其，浦瓊英身兼八路軍總部婦女訓練班的隊長，倘若真是「國特」下毒害死了毛澤東主席的夫人，哪她的顏面往那裡擱？

一天晚上，師部野戰醫院護士小景，來到鄧宅門前，向警衛員聲稱有緊要情況，須當面向鄧政委或浦隊長報告；湊巧，他倆均在家中，愁眉深鎖，正為江青藥物中毒的事傷腦筋。

「小景！妳來得正好，妳是學護理的，在毛主席家中當過保姆，現在又是野戰醫院護士，妳說有緊要情況報告，莫非是指江青同志中毒的事情，妳知道是誰下毒害她的？……」因為，他們在延安的毛澤東窯洞打橋牌時，就彼此認識，所以，浦瓊英迫不及待的問她。

「報告政委和隊長！」小景眼角掛着淚水，嚙嚙而怯恐地說：「我知道是誰下的毒，而且知道是下的什麼毒……。」

「格老子的，是誰下的毒？哪個龜兒子下的什麼毒？」鄧小平心中一急，把他四川家鄉的粗話，也衝口罵出來。

「小景！家中沒外人，我們會給妳保守秘密，不要害怕！快說呀！」浦瓊英急著追問。

「政委和隊長！你們真的會保密？否則，我準沒命的！」

「妳說出來，我們保密，妳準沒事的？」

「真的可保住我的小命！我說！」小景略為寬心了些。

「是哪個龜兒子下的毒？」

「是……是我！」小景以堅定的語氣說，在

她眼角的淚珠中閃爍出對仇人報復後的痛快與舒坦的光芒。

「是妳？真的是妳？」

「妳吃了熊心豹子膽，不怕死呀？」

「妳下的什麼毒？」

「真想不到，太行山上的『巴豆』，比延安產的『巴豆』藥性強多了！我只放了兩湯匙，她就病成哪副德性？」

「小兔崽子！格老子的，妳不怕死，妳敢下毒。」鄧小平氣呼呼地追問：「妳要老實跟我講，江青同志跟妳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？要是她有個三長兩短，咱們師部的人都慘了！妳說！為什麼要下毒？置她於死地？」

「小景！妳快說呀！」浦瓊英用安慰和同情的口吻勸說：「老實說！江青同志的飛揚跋扈行為，自從在延安郊外馳馬摔折了周恩來同志的右臂後，許多同志不諒解她，我和政委是講理的，儘管把妳的委屈說出來。」

於是，小景把她在毛宅服務期間，和毛澤東間的親密關係，江青如何用「巴豆」栽贓陷害她，她受不了拷打逼供之苦！江青想給她加上「國

「特」之罪。以及她深夜逃出跳進延河自殺、被炊事員吳清雲救起等事情，和盤托出。

「我並非要置她於死地，只想叫她吃點苦頭，以消我心頭之恨。」小景含着淚水淒苦地說：「其實，兩小湯匙『巴豆』害不死人的，洗一次腸就好了。」

鄧小平和浦瓊英聽了，都頗同情小景的遭遇，江青只是喝了些「巴豆」，並無大礙，鬆了一口氣。

「這件事是妳一個人幹的嘛？有沒別人參與？」鄧小平問。

「別人不知情，只是我一個人幹的。」其實，小景是和吳清雲合作幹的；「巴豆」是吳清雲採來，小景搗碎下藥。她為感激他曾有救命之恩，一肩承擔下來。

「好了，妳也累了，快回去休息；這件事情，我們會保密，妳也別對他人提起，只當沒發生這樁事兒。」浦瓊英和鄧小平咬一陣耳朵後，有意網開一面。

「我們是通情達理的，以後別再幹這種傻事了！」鄧小平用嚴厲的語氣說：「否則，我一定不饒妳的？」

等小景離開鄧宅後，鄧小平急叫警衛員找來野戰醫院黃院長，問明江青的病情，囑他快叫醫師給她「灌腸」，不兩天，江青就逐漸好起來。

## 戰場成了野合洞房

小景為人機靈，在醫院裡她刻意躲開江青的視線；江青真以為只是吃錯藥腸胃不適而已；於

是，她趁此機會療養身體，安心的在太行山上「躲風」。

由於，江青對救過她性命的兩位知識青年劉鵬傑，王運輝有好感，前者是在黑夜中，把跌入山溝的她救起；後者是在逃避日軍追捕時，攜著她抄山徑脫險。

鄧小平夫婦真箇「通情達理」，耽心江青在療養及「躲風」期間，孤單寂寞，特別派遣劉鵬傑、王運輝二人陪伴，遊山玩水。她率領的隊員們，則繼續在山區營地勞軍演出。

大家都是年輕人，很快就混熟了，他們曾在草坪上促膝聊天，在小溪邊抓魚，在山徑中攜手散步，或採集山花野草，或觀賞黃昏落日……很快他們之間就建立起革命情感。

劉，王二人知趣，有時故意輪流單獨陪她，江青身體復原了，於無人的山叢，聞着山花野草的香味，看著飛鳥走獸雙宿雙飛的情景；一種人類天然具有的本能，對異性需求的衝動，跟野鳥野獸是一樣的，當「獸性」發作時，男女青年間愛戀的情慾，會將身份地位拋諸腦後，會把人倫教條視如敝屣，怒火燃燒起來，只圖眼前的歡暢，哪顧一切的後果。何況，江青一向喜歡新鮮的，對於在野外的「交合」，從情竇初開起即有經驗，且是性趣濃厚的行家。

太行山上的密林幽洞，青山翠谷，原是隱蔽游擊健兒，跟敵軍浴血作戰的戰場；這時，卻變成了江青跟劉、王兩名青年輪流「野合」的洞房。

江青病癒回延安時，要求劉、王二人伴護；

因為，這時延安的「整風」運動已經結束，毛澤東門倒了在黨內的死敵王明、張國燾等人，江青的眼中釘楊子烈拔除了。從此，毛澤東思想正式建立，大家在他的「槍桿子出政權」，以及「農村包圍都市」和「三大法寶」——統一戰線，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號召下，全面對外擴展。

## 賀子珍使出殺手鐮

江青「躲風」回來，各游擊基地對她不辭辛勞的「勞軍」表現，反應熱烈，佳評如潮；尤其是在大別山和太行山基地的鄧小平、浦瓊英夫婦在報告中，對江青的「抱病」勞軍、讚揚備至，認為是毛主席關懷前線游擊健兒生活的珍貴禮物。

毛澤東因而也就忘記了在「整風」時期，江青遭人「檢舉」的滿羅筐醜事；反倒說她是戴罪立功，勝利歸來。江青因而也就忘記了在太行山吃下「巴豆」住院的痛苦；投入毛澤東懷中，享受久別勝新婚的甜蜜；她使盡各種性愛的技巧，溫柔的媚功，卻得不到毛澤東熱情的反應。

她初先十分納悶，既而恍悟，在她離開延安期間，保健護士尤玉喜不就成了毛澤東寓邸的女主人。後來，她從一些警衛員處得知，毛主席幾乎每個晚上都要叫尤玉喜去「按摩」，然後便睡在一起，彷彿新婚夫婦一般的親熱。

毛澤東除了政敵，左擁右抱，喜上眉梢；而江青卻因有尤玉喜這個厲害的情敵，寢食難安，焦思苦慮，就是想不出一個萬全之策，以徹底擊垮此一情敵。



①一九三八年毛澤東（右）與張國燾（左）合影。

、康克清，前排右起：彭儒、曾碧漪。

②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（排後右一）一九三二年在江西瑞金與女紅軍合影。後排右二起：周月林、錢希均



這時，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，一再從莫斯科來信，說她身體已逐漸康復，兩年學習生活結束，很想回國看她的愛女嬌嬌——李敏。毛澤東因陸續結有兩個新歡，勸她不要回來，安心留在莫斯科養病。

賀子珍當時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東方部擔任中文教員，生活孤寂，十分想念嬌嬌，耽心愛女遭受江青的虐待。她拍電報給毛澤東，倘若不把嬌嬌送到莫斯科團聚，她就要動身回延安。

她的此一「殺手鐮」，可把毛澤東整慘了，他捨不得才三歲半乖巧可愛的李敏遠去；如不依賀子珍，脾氣倔強的她回國，必然會跟江青，尤其喜鬧得家宅不寧，天翻地覆。

### 悍作風既愛又怕

毛澤東對於賀子珍是既熱愛、又害怕。起初是熱愛她的青春美貌，後來是害怕她的悍作風及倔強性格。

因為，賀子珍是中共紅軍最傑出的女英雄，有名的「雙槍女俠」。她是江西省永新縣人，故鄉黃竹嶺位在井岡山麓，全家五兄妹皆參加永新共黨青年團，稱得上是一個「革命之家」。

她長得嬌小玲瓏，皮膚白嫩，活潑可愛，說話有條有理，加上她天生的清脆悅耳的聲音，和一雙烏黑明亮的大眼睛，都說是一個美人兒。

一九二五年，她才十五歲，爲了紀念孫中山先生，她和十四歲的妹妹賀怡，聯合跟永新福音堂小學的牧師，修女發生衝突。她曾領導同班同學剪去長辮子，到神廟中去革菩薩的命，砸爛了

許多神像，她強悍的行徑，恰與六十年代江青領導的「紅衛兵」無異。

就在那一年，她擔任中共永新縣婦委書記，共青團永新縣委副書記；次年還接受中共指示參加國民黨，擔任國民黨永新縣黨部婦女部長。當時，誰也不相信，這個握有實權的「書記」和「部長」，竟然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十六歲小姑娘。

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、國共分家，賀子珍的長兄賀敏學和另三十七名共產黨員，被國民黨軍警逮捕，關進監牢。賀子珍聯絡永新、蓮花、安福三縣的農民自衛軍，聯合攻打永新縣城；她雙手持槍，馳馬領先攻入城內，打開監獄救出包括她哥哥在內的所有共黨同志。那一天是六月十日，在日後的中共黨史上稱爲「六、一〇」事變。

不久，國民黨從湖南調來一營援軍撲向永新，年僅十七歲的賀子珍自告奮勇，率領農民自衛軍守城，她居然把反攻的大軍擊退了。

這一年九月，毛澤東率領湖南「秋收起義」的農民軍退入江西，幸有賀子珍兄妹的接納，才能在井岡山獲得喘息。易言之，賀子珍率領的「永新農民起義」比毛澤東的「秋收起義」早三個月，前者是旗開得勝，擊潰了強敵，後者鐵羽而歸，落荒逃走。

### 毛賀同搭愛情快車

賀子珍是中共最早的紅軍女帶兵官，她與毛澤東初次見面時，腰插雙槍，胯下戰馬，雖然只有十七歲，卻完全是一副現代「花木蘭」的女英雄模樣。毛澤東見了她，就爲之神魂顛倒，當天

借故召見談的十分投契。那天晚上，她送來兩隻雞、兩瓶酒，毛澤東留她一起吃晚飯，他倆談得更親密。

第二天晚上，毛澤東召開永新黨團會議，賀子珍發言最多，而且很有見解，開到深夜十二時才散會。會後，毛澤東又借故有要事商議，叫她單獨留下來，在臥室密談了很久，天快亮才離去。第三天從上午起，她陪着毛澤東工作一整天，晚上也沒有回去。

次日早晨起床，毛澤東洗過臉後，春風滿面，喜氣洋溢的對大家宣佈：「我和賀同志兩人相愛了，由同志愛轉變爲夫婦的愛，這是我們志同道合，革命鬥爭，共同生活的起點」。賀子珍站在毛澤東的左邊，粉臉上掛着羞人答答的笑容。

他們男歡女愛的激情，彷彿乾柴碰上烈火，見面只有三次，時間不到兩天半，竟然發生了性愛關係，公開宣佈同居在一起，真箇是坐的「愛情特快車」，而且是先上車後補票。

那年，賀子珍才十七歲，毛澤東是三十四歲，剛巧比她大一倍。這時的毛澤東已是「使君有婦」膝下有子，卻不理家鄉妻子楊開慧的感受，也不願與情的非議，狠起心腸跟賀子珍「同居」，他的「郎心」無異「狼心」。當時，賀子珍情竇初開，有女懷春，怎經得起毛澤東花言巧語的欺騙，及其情場老手的挑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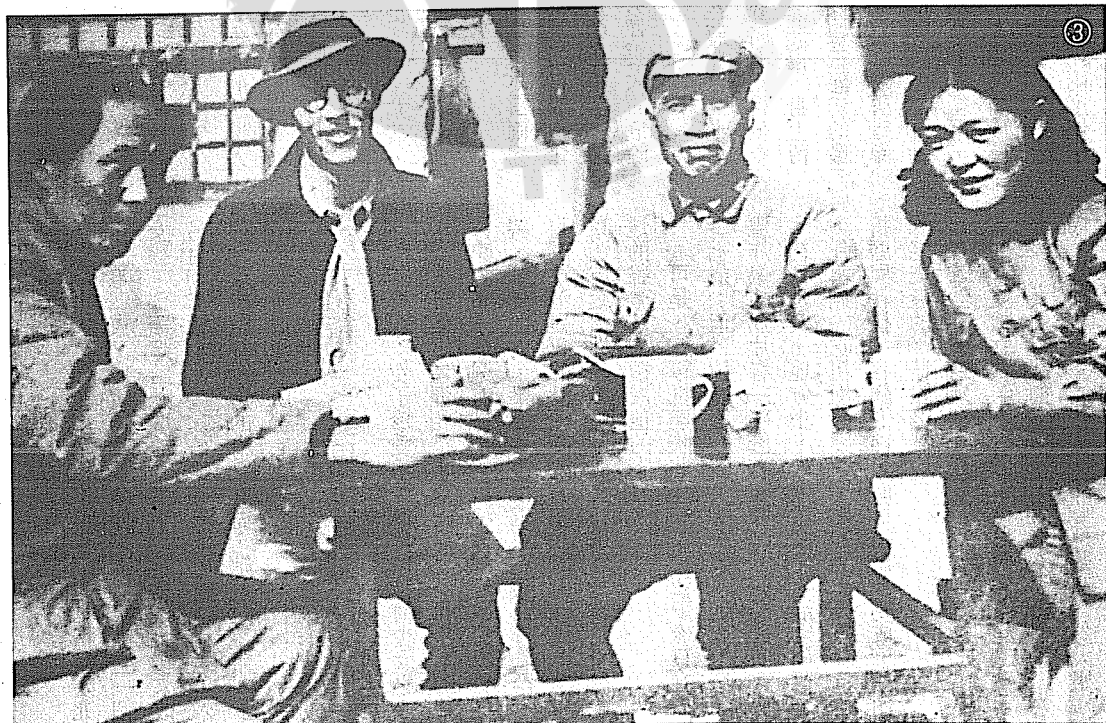
毛澤東和賀子珍發生了肉體的同志愛後，湖南和江西兩股農民軍便合併一起，共同創立了「井岡山根據地」。照情勢判斷，要是沒有本地籍的賀子珍接納，毛澤東的農民軍是無法在井岡山



①一九三六年在延安時的毛澤東。

②毛澤東（右）與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（左）。

③左起：毛澤東、美合衆社記者艾立·里夫、朱德、吳廣惠。



立足的，更談不到開創中共「中央蘇區」的基地，割據稱雄了。

## 光著屁股逃出重圍

在「同居」的蜜月期間，有一次，他倆各騎一匹馬到山區的前線巡邏，偵查地形。毛澤東的性慾強烈，見四野山深林密，綠草如茵，就拉着賀子珍下馬，幕天席地「野合」起來。殊不知，被化裝農民的國軍斥候部隊包圍，企圖活擒他們。

賀子珍機警，覺察附近有異聲，遂推開毛澤東，趕緊穿好衣褲，飛身上馬；而毛澤東動作緩慢，還未穿好褲子，敵軍已快要撲過來；身手矯健的賀子珍見情況危急萬分，拉起毛澤東上馬，她左右開弓，雙槍殺出重圍。快回營區，才發覺毛澤東是光着屁股的，途中只好借前來接應的部屬褲子穿上，謊稱他是在大便時，因便秘拉不出來，遭敵軍包圍，只得光着屁股逃出來。

另有一次，賀子珍在執行一次偵查任務時，聽見附近山區槍聲大起，她馳馬前往探視究竟，發現是毛澤東和朱德率領的五十多名農民軍，遭到大批國軍伏擊。她奮不顧身，策馬衝入重圍，雙手各握一槍，彈無虛發，一連擊斃了好幾個敵軍，左衝右突，一口氣奔馳了十幾里，轉移了敵軍的注意力，使毛澤東和朱德才有機會突圍脫險。這一仗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使賀子珍「雙槍女俠」的英勇事蹟，響遍了井崗山的游擊基地。

事實上，許多次大小戰役，她都是和男同志們并肩作戰，驍勇無比。

## 艱苦歲月性慾不減

毛澤東嗜色如命，對女性的依戀與慾情，比一般人強烈很多，幾乎達到每晚沒有女人相伴，就熬不住的地步。尤其他和賀子珍結合的前五年中，簡直把她當做洩慾的工具，使她五次懷孕，生下的孩子、流產的、死掉的、失蹤的、送人的，最後竟無一個能活着留在她的身邊。

因為，在哪五年中，是他倆人最艱苦的歲月，國府大軍曾對「中共中央蘇區」發動五次「圍剿」，緊接着是二萬五千里的「長征」。尤其，「長征」途程的艱險情形，正如一位隨軍記者所寫的。

「……在長征途中，高山懸崖，冰雪雨霧，湍急的河流，莫測的風暴，灼熱的沙漠，無底的沼澤，饑餓的威脅，無休止的行軍，都使戰士們隨時面臨着比蔣介石的槍彈更大的危險……？」

毛澤東的八萬多殘兵敗將，在蔣介石二十多萬精銳大軍的沿途截擊，頭頂上隨時有飛機低空的炸射，賀子珍被空中爆炸的散彈炸傷，身上留有十六處大小破片的傷痕。在如此艱苦惡劣的環境中，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情況下，在槍林彈雨草木皆兵的驚恐的日子裡，毛澤東的性慾依然那麼強烈；他只要有喘息的時刻，竟猴急的不得了，拉着她頻頻要「幹那事兒」，無論在帳篷內或草地上都行。

因而，賀子珍在「長征」途中，兩度懷孕，長期挺着大肚子逃命；一次產下的男嬰夭折了

；另一次產下的女嬰，在貴州送給了不知名的農人。

一九三六年，紅軍結束「長征」，抵達陝北後，毛澤東又使賀子珍懷孕分娩，這次她生一個女孩，鄧穎超給她取的乳名叫「嬌嬌」，後來改名叫「李敏」。這就是賀子珍遠處莫斯科一再來信，要求帶往身邊的唯一女兒，她視同「命根子」，一生心血之所寄。

## 難耐寂寞見異思遷

老實說：賀子珍愛毛澤東是以純情少女之心，美人英雄，惺惺相惜，毫無怨尤的付出；而毛澤東對賀子珍只有慾情的發洩，貪婪她的青春美貌，細皮白肉，不知憐香惜玉，不願節育避孕，只圖淋漓盡致的獸性發洩。在井崗山時代，毛澤東還有政治性的考量，他要利用賀子珍兒妹在當地的聲勢，來擴展他的野心。

可是，紅軍抵達陝北那一年，賀子珍只有二十七歲；但，她歷經跋涉，屢次懷孕生育，身上遭炸傷的彈片有一部份尚未取出，從未得到調養。初到延安。地方小，人數衆多，生活十分艱苦，住窯洞，吃粗糧。因而，她的身體經過多重的折磨與耗損，容顏憔悴，面目枯槁，變成了一個未老先衰的「黃臉婆」。

雖然，來到延安的紅軍官兵，對這位叱咤風雲的「雙槍女俠」，依然十分尊敬，呼她「女司令」，女性幹部如鄧穎超、浦瓊英、楊子烈、蔡暢、汪榮華、王光美等，仍尊稱她叫「賀大姐」

可是，毛澤東在延安稍為穩定後，生活上算不得飽暖，生理上卻又思淫慾，不顧念第二任妻子楊開慧在湖南老家被捕槍斃，屍骨未寒，不顧念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兩度救命之恩，及患難夫妻之情；竟然，見異思遷，先後和另外三個女子戀愛起來，怎不叫生性好強的賀子珍，氣憤填膺，傷心欲絕呢？

當賀子珍在延安生產最後一個女兒嬌嬌（即李敏）的時候；毛澤東難耐寂寞，就偷偷地跟追求個性解放的女作家丁玲勾搭上了。丁玲在她的「往事回憶」一文中坦白承認；她和毛主席熱戀時，三天三晚都在一起，把窯洞權充洞房；有敘不完的浪漫情懷，纏綿往事。

### 跟史沫特萊上了床

好景不常，一九三七年春天，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單身來到延安，採訪「中國工農革命的傳奇英雄」。這位金髮碧眼的洋妞，芳齡二十五歲，富於幻想和冒險精神，追求浪漫而熱烈的情感；身材高挑、曲線分明、渾身成熟得像一摸就會破皮的水蜜桃。

她跟毛澤東在瓦窯堡見面時，熱情大方，頭一回握手，第二回擁抱，第三回親嘴……「土包子」的警衛員們都大為驚訝這位洋姑娘的禮節。而毛澤東對洋姑娘的禮節，興趣濃厚、回味無窮。他常獨往她所住的窯洞拜訪，她總是摟住毛澤東親嘴；自然的，色膽包天的毛澤東為欲一開「洋葷」，趁機摟着她上了床。

賀子珍得知此事，忍無可忍，萬分腦火，命

令她的警衛員陪同她，攜了兩把手槍，以往日「雙槍女俠」的姿態，要去「斃了那個洋妖精」。幸虧住在洋姑娘附近的周恩來、鄧穎超聞訊趕來勸解；洋姑娘才逃過殺身之禍。

毛澤東害怕釀成情殺血案，肯求史沫特萊離開延安，先後到大別山和太行山游擊基地繼續探訪，始結束這一段「開洋葷」的醜聞。

此後，毛澤東對賀子珍十分厭恨，見面不理不睬，把她視同「母夜叉」儘量迴避她。最沒有語言天才的毛澤東，一口濃濁的湖南話，認識了洋姑娘後，熱衷於學習英語；他為排遣懷念洋姑娘的情懷，便找女譯員吳廣惠教他英語。

### 與吳廣惠萌生戀情

吳廣惠洋名叫「麗麗」，能講一口流利英語，原是北平的學生運動領袖，她對賀子珍要槍殺史沫特萊一事，十分反感，並同情毛主席的處境。由於，他倆的觀點相同，在學習英語會話時，不免打情罵俏，不久就萌生了戀情。

有天深夜，毛澤東和吳廣惠名為學英語，實則在窯洞內幽會。賀子珍知情後，破門捉姦，屋洞內沒有燈；於是，賀子珍用手電筒照射，發現毛澤東和吳廣惠光溜溜躲在屋角裡。賀子珍怒不可遏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，握住手電筒一陣亂揮亂打，又喊又叫，哭罵不已。幸有奶媽及警衛員衝入架住；毛澤東和吳廣惠趁機跑出來，胡亂找衣服穿上，始發現毛澤東的額角流血，吳廣惠的胸乳及小腹淤血青紫。

這次，幸好賀子珍捉姦沒有帶手槍；否則，

這位風流的毛主席可能死在她的槍口下，到閻王殿去做「風流鬼」。

為了這齣鬧劇，毛澤東動了肝火，忍痛下令吳廣惠繼史沫特萊之後，離開延安。他為了自身的安全，下令賀子珍到莫斯科學習兩年。毛澤東這次自行清了「君側」，一連趕走三個情婦，最後是女人成了犧牲品。

### 荒漠之中除去情敵

而今，賀子珍兩年學習結束，函電交催，如果不將愛女嬌嬌送給她扶養，就要動身回延安。毛澤東知道這位昔日井崗山上的「雙槍女俠」，今日的「母夜叉」，倘若讓她回來，豈不要大鬧「天宮」，掀翻瓦窯堡；而江青和尤玉喜的兩條小命可能保不住，他自己的安全也成問題。

於是，毛澤東決定把愛女嬌嬌送去莫斯科，可是，李敏（嬌嬌）提出條件，要求小阿姨尤玉喜陪伴才肯去；像當年從周恩來那裡回家的情形一樣。

毛澤東熟讀近代史，深知近百年蘇俄侵略中國的企圖，更曉得史達林對中國領土野心。他一向很迷信的，如將玉喜送往莫斯科，豈不等於把「玉璽」送給蘇俄，暗示拱手把「江山」給了大鼻子。何況，玉喜的按摩技巧及嬌豔肉體，叫他銷魂蝕骨，怎捨得叫她遠去。

江青揣知毛澤東處於進退維谷的窘境，她提出建議，不妨叫尤玉喜陪送李敏到莫斯科，使她們母女團圓後；尤玉喜便再回延安來侍候毛主席。於是，毛澤東採納了江青的建議。

尤玉喜本不願離開毛澤東遠赴莫斯科；讓江青撿便宜，穩坐中共紅朝第一夫人寶座。但她也不願違悖毛澤東的旨意，何況還保證她達成任務就回來。

於是，尤玉喜伴護着李敏，隨同一批前往蘇俄進修的留學生，啟程取道甘肅、新疆遠赴莫斯科。賀子珍母女團圓，自是萬分慶幸。在對德戰爭中的蘇俄，氣候寒冷，生活困苦飲食又不習慣；只住了兩個禮拜，尤玉喜堅持要回延安。

誰知，尤玉喜返回國門不久，即在新疆北部的荒漠中，遭到兩名匪徒姦殺，死於非命。實則那兩名匪徒，是江青從太行山帶回延安的游擊隊員劉鵬傑及王運輝喬裝的。他二人因江青推薦編入警衛連，成了她的親信。她為除去情敵，特派劉、王二人潛赴新疆，暗殺了尤玉喜。毛澤東聞知噩耗，雖也惋惜悲傷了一陣子；身邊有江青殷勤侍候，很快便把「活玉璽」忘的一乾二淨。



曾經和毛澤東上過床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。

### 藉口牙痛私會唐納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八年抗戰終於結束。但是，在淪陷地區土地上的政治風暴，卻仍然是錯綜複雜的；為了接收投降日軍佔領的城市和土地問題；國、共兩黨的軍隊，劍拔弩張，山雨欲來。

兩黨的政要，一面散佈和談的煙幕，一面積極備戰和搶奪地盤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和談是假象，備戰才是真的。由於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的調解，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勉強同意在重慶舉行「國共和談」會議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毛澤東、周恩來和王若飛等，以中共代表的身份，搭乘專機抵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。當晚，蔣介石便在歌樂山山洞林園舉行宴會，給從延安來的貴賓們洗塵。江青不是和談代表，「和談」與她不相干；

但她得知毛澤東決定要赴重慶開會，她嚷着也要去重慶，藉口「牙痛」，齙齒發炎，這只是個小毛病罷了，俗語說：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來真要命」，非要去重慶治牙病不可。毛澤東拗不過她的撒嬌與固執，終於點了頭，只是說好了條件，即在重慶不能公開露面。其實，她嚷着要去重慶的內心秘密，是想會晤朝思暮念的第三任丈夫唐納，他們結婚時經常吵架，分開後又彼此懷念，真是一對歡喜冤家。因為，那時唐納正在重慶幹他的演藝工作，雖事業不順心，但在情場上則頗為得意。

江青於三天後，帶了女兒李訥，搭機飛赴重慶，住在「桂園」的張治家中。

雖說她不在公開場合露面，畢竟引起張公館裡上下人等的注意，張治中夫婦接待她殷切有禮，她和李訥常跟張治中的四小姐張素秋一起玩耍；大家都對她的特殊身份心照不宣。

在重慶，她的身份當然瞞不過中共方面的特勤人員，她碰到從延安來的熟人，便指指她的牙齒；說她是為治牙病而來的，似乎也生怕別人議論。

但，戴笠領導下的國府「特勤」人員亦不含糊，不久即發現江青的真正身份。

然而，江青來到重慶，為了想念情夫唐納，冒着安全上的顧慮，及其他政治上複雜因素的禁忌；居然悄悄背着毛澤東，打電話約見唐納。他們這一對已分離的歡喜冤家，能在多霧的「山城」，重溫舊夢嗎？會給毛澤東戴上一頂新的「綠帽子」嗎？（未完待續）